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张中军

过了惊蛰,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起来,灵岩寺的袈裟泉也活泼了许多。午后的阳光下,在泉水的流韵里,一袭铁衣袈裟伫立泉畔,仿佛一位高僧守护着泉水,慈眉善目,面堂红润。在早春乍暖还寒时节,在莺飞鸟鸣声中,静静地聆听泉水淙淙流淌的天籁,像春之序曲,抑扬顿挫,婉转动听。

泉声如歌,轻轻的细细的泉水自长满绿苔的斑驳石壁里淌出,润泽松软的绿苔显露勃勃生机。因为春早尚未开泉,在一溜几米远的石壁上,几处泉眼的泉水,有珍珠一样蹦跳着滚落的;有细线一样流淌的;有汨汨地翻滚着冒出来的……最后又都聚到一起,唱着歌流入泉池。

袈裟泉又名印泉、独孤泉,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。《灵岩志》记载:“昔有隐者姓独孤,结茅泉侧,后人以性命泉也。明万历中,刘公严又号印泉,退休林下,恶独孤之名,改名印泉”。传说当年法定禅师建寺时,有铁

春之序曲袈裟泉



袈裟泉

自地涌出,高可五六尺,重数千斤,天然水田纹,颇似袈裟,故人们又称袈裟泉。现今铁衣袈裟仍立于泉畔,旁边的巨石上还有赵朴初题写的行书“袈裟泉”三字。铁衣袈裟是一块状似僧人袈裟的铸铁,有几道横横竖竖飘逸奔放的纹理,又因上

窄下宽岿然屹立的气势,再加上成百年的风雨侵蚀,不同的部位形成了紫红色、青铜色、淡绿色、黑褐色的锈迹,更增添了些许神秘之感。

泉声鸟鸣,在这清幽的袈裟泉边,一株一人多高的黄梅绽放,淡淡的清香浸润着泉

水,哗哗的音符如花,一朵一朵地盛开着,像倒挂的金钟敲响,又似花开月圆的清音。

袈裟泉的建筑在灵岩寺建筑群中显得朴素大方。一座新建的三间敞门的古式小亭子,飞檐灰瓦起脊的传统样式,前面是一个围着栅栏的几十平米的晾台,台下有两根立柱上雕着吐水的青石龙头,这水自是袈裟泉流淌出来的泉水,水落处汇成了一湾水塘,水塘不大,有半亩见方。一半因山体遮挡背阴结着冰,一半在新鲜春风吹拂下冰层融化了,一群大大小小的红鲤鱼自由游弋,时而游到冰层下,时而游到开化的水域。

兴许是泉水甜润的缘故吧,附近山坡的树林里缀满了小鸟,它们飞来飞去地寻寻觅觅。百鸟齐鸣声打发掉了一个冬天的寂寞,仿佛鸟儿在开会,又像鸟儿在唱歌选秀。鸟鸣和泉水合奏,自己静静地春风中聆听,依靠着身旁的铁衣袈裟,真真地神迷心醉了。

【休闲地】

又是一年芳草绿

□张植柳

又是一年芳草绿,走在三月的春风里,享受着春天无限的美好。正如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在一首诗中所写:“我来到这个世界,为的是看太阳。”可是,有一个叫小阳的男孩却再也看不到太阳了。

从新闻报道获悉,这天清晨,在西安某村,一个名叫小阳的10岁男孩,摇醒睡在身边的哥哥小东,说了一句,“我喝药了,不用去上学了。”半个小时后,他被送到离家约4公里外的乡医院抢救,然而,一切都晚了,他喝下了近半斤敌敌畏。他的家,一株漂亮的二层小楼,竖立在村口,光鲜亮丽。而小东的爸爸妈妈此时还在新疆打工,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大他一岁的哥哥。

村子里的老人们,三五个聚在一起,眯着眼,静静地坐着。村子里反常地寂静。细长的街道四通八达,连接着村子里的人家。阳光从街道两旁的槐树、榆树中钻出来,一路斑驳。

“因为孩子前一天没有把作业做完。但是他说,我不想做作业,可是作业没写完老师会打人。”一位老人说。

他就这么走了,仅仅是因为没写完作业怕被老师打,不敢去上学,头一天他还在期待妈妈回来,能带他去城里看场电影,期待爸爸回来能带他去村口放放风筝。小草绿了,花儿就要开放。他多想听小鸟唱歌,跟伙伴们在阳光下玩耍嬉戏。可是,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些在他看来也许有些遥远的梦想。

大人们永远都不会理解他的选择,不知道他幼小的心灵经历了怎样恐惧的挣扎和绝望。这是一个孩子最终无奈的选择,还是他对这个世界无力的抗争、痛苦的呐喊?大人的世界他看得懂吗?他是否能理解上学到底是为了什么?爸爸妈妈外出赚钱又是为了什么?

今年的春天来得很早。小草几乎不经意间就绿了,风很大——这是春天的气息,而清明时节的纷纷雨却还没有来。清明是一个哀悼的日子。小阳,这个稚嫩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。

如果,学校能够多给他一点点关爱,如果,老师们能够对他多一点点耐心,如果,父母能够守护在他身边,如果……可是已经没有了如果。

有人说,生命如花,然而,花是如此的美丽与柔弱,经不起寒风冷雨的袭击。

我看见风起的时候,随风吹落的那些花瓣,连同流逝的时光随风飘扬,它们是迷路的孩子,粉红、洁白。我仿佛听见无数个小阳弱小的声音: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?

当人们忙着为生计奔波的时候,匆忙得连生命都来不及照顾,又有谁会想起看太阳?去倾听花的诉说?

小阳已经离去,再也看不到春天小草的嫩绿,再也感受不到春天阳光的温暖,再也闻不到春天花朵的芬芳。但是,这个幼小生命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思索与对社会的拷问,会久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。

【90后观澜】

□马晓玥

阳光慵懒地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,将地板分成了明暗清晰的两部分,像极了这双重的世界。程锦轻抿一口咖啡,对下周刊的主题,心中有了计量。

程锦是一名新闻工作者,在走上这条路之前,她也纠结了许多次,但对世界的观察和向往,使她成为了出色的新闻素材提供者。或许是少时的一次经历,使她更加清晰地地观察到了这个社会的光与暗。

那是她中学时期,身体因发育而变胖也是在情理之中,但程锦的身材却有些“随性”。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卡门。这并不是描述她像那个西班牙舞者一样火热多情,而是来自不顾及他人感受的戏谑。班级的门虽不是如康庄大道般宽敞,但也不至于羊肠小道般狭窄,不过是因为一次肥大的校服钩在了把手上,停留许久,才得到了这个“雅号”。令人不解的是,

透明

程锦的人缘特别好,女生分外喜欢与她一起玩耍,好像这样就能凸显出自己的美丽与窈窕一样。

虽然在学校并不受排挤,但程锦还是觉得他人的感情都来得不那么真实。她看到的热情,似乎人人都一样。她很少看到有人哭,反而是一张张绽放的笑脸。她甚至听不到争吵,同学相处融洽谦让。走在回家路上,她一直在想,如果我能变得透明该多好啊,那样就可以不被发现,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别人。日复一日,程锦的观察计划似乎有了进步。她发现,街边乞讨的老爷爷也不是日日都来,卖水果的阿姨说的价钱因人而异,文具店的老板也不是时时笑脸相迎。原来,人们也不全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啊,程锦这样想。

又是一个清晨,阳光一缕缕照在程锦的被子上,有着奇异的金色。程锦睡眠惺忪地起

床照镜子,却发现镜子里找不到自己的影像。她的大脑飞速运转着,她仍在21世纪。时间还是平时的时间,七点整的闹钟丁零丁零地响着,世界末日也没有到。那么,只有一种情况了,那就是:她透明了!

程锦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,于是她兴冲冲地计划着一天要做的事,一切准备就绪。她像一位登台展示自我的舞者,迫不及待地旋转了起来。她照常来到学校,不过没人能看到她,这更让她感到激动。

坐在教室里开始听课,她毫不犹豫地开始观察老师,平日里讲课神采飞扬的老师,在讲题时竟也会有一丝不耐烦闪过眉头。她从没想过和蔼可亲的老师也会有不耐烦的模样。丁零丁零,下课铃打断了程锦的思绪。

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、嬉笑。她竟然看到了平时爱开玩笑的男生,回过

头去撅嘴生气。平日里文静内向的女生也会大声嚷嚷。站在一个局外人的地位,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

放学回家,她发现巷口的小角落里,老爷爷在往身上披麻戴孝的,善良的程锦从没有怀疑过路边可怜的老爷爷也是装出来的。或许换一个角度,你观察到的世界会是另一个模样。平日你看到的,想到的,未必是真实的世界。

社会上有太多的是非,无论是黑还是白,无论对还是错。我们不能再用“快餐式”的目光去观察,去评说。成年的程锦决定去做新闻工作者,是因为那样她才能用文字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。

她希望自己永远是透明的,她希望自己可以永远静静地观察这个千姿百态的世界。她心里的猛虎在与她一同成长,但她的猛虎越来越温柔,安静地立在角落,轻嗅世界这支诱人的玫瑰。

【休闲地】

□林毅

今年春短,闹完元宵已是阳历三月,一夜之间春来了。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在辛弃疾眼里,荠菜就是报春的使者。看吧,那些躲在田间地头,藏在果园麦田里的荠菜返青了。超市里,菜摊上开始能看到荠菜的影子,老远就能闻到荠菜的特有香味,让人垂涎欲滴。

近些年吃粗粮野菜成为时尚,荠菜更是老百姓餐桌上的首选。不信你随便问问身边的人,提到春天的野菜,十有八九会想到荠菜。可见荠菜名声在外,很受大众的喜爱。

国人食荠菜的历史久远了,《诗经》中就曾写到“甘之如荠”,可见人们采集和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。荠菜的吃法也很多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各地吃法大不同。上海人喜欢用荠菜包馄饨、春卷等,那是海派名吃。东北人喜欢用

早春三月说荠菜

荠菜蘸大酱,连根带叶的把荠菜在手中折一下,在盛酱的碗里转个圈,嚼在嘴里“咯吱”响,那是东北爷们的豪放。胶东一带善做荠菜鲅鱼丸子汤,那叫海鲜大餐。在济南最广泛的吃法应该是荠菜水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在济南的泺源大街、经七路等有好多水饺馆,请客能吃上荠菜肉水饺或鲅鱼水饺,还是很场面的事情。

荠菜的营养价值很高,民间有“到了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”的谚语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荠菜明目、益胃,具有和脾利水、止血的功效。”

杨绛先生曾说:“三月三,荠菜开花赛牡丹。”周末带上家人,约上三五知己,到郊外挖荠菜吧。暂时忘却城里的钢筋水泥,闭上眼睛,展开双臂与大地来个拥抱。深呼吸含着一土腥味的泥土,与友人追忆一



下儿时的童趣,放飞一下城里懒散的心灵,是多么惬意的事情。奔跑累了,找个朝阳背风的斜坡,就躺在草地上,看云卷云舒,听流水潺潺,让时光倒流再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夕阳西下,带着战利品回到家,择去荠菜上的黄叶,抖落

根须上粘着的细细泥土,又是一股清香扑鼻。用清水多泡一会,直到叶子发亮发硬,这时的荠菜根据个人口味,拌、炒、包水饺怎么做都是一个字“鲜”。

阳春三月春来早,野菜当数荠菜好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sina.com